

月至次年4月，除一部分留用人员外，其余人员全被遣返回国。”^[3]武田泰淳、堀田善卫和石上玄一郎等日本知识分子也在这一群体之中。《蝮蛇的后裔》这部中短篇小说与《审判》的相同点是，小说故事的舞台背景同样设定在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中国大都市上海；巧合的是小说文本中出现了与《审判》姓名一模一样、身份也几乎相同的主人公青年“杉”；我们不能主观地随意揣测，这是武田泰淳踏上文坛之初在小说创作上的一种惯性思维所致，也很难说这种巧合之间没有任何连带性的逻辑关系；除此之外，武田泰淳这两部短篇小说的文本叙述都透露出主人公“杉”受到耽读《旧约圣经》之启发，故事中的杀人手法、杀人心理无不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人物的特征，就连《蝮蛇的后裔》中的主人公“杉”杀人时所用的利器与《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一模一样，用的都是一把锋利的斧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武田泰淳与日本战后著名小说家堀田善卫一起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两位日本青年知识分子既是亲密的伙伴，也是日本投降后滞留上海见证日本侨民生活实态的亲身经历者。那段时间堀田与武田互相帮助、频繁往来，应该说彼此对对方是十分熟悉和了解的。堀田善卫曾在1960年《近代文学》期刊组织的有关武田泰淳人生、文学的座谈会上提到：“日本战败以后，武田泰淳在上海阅读了小说《罪与罚》后对我说：‘这可真是一部好小说呀’，我想或许那是他第一次读到这部作品吧。”^[4]在1971年武田泰淳与古林尚的对谈中，武田自己也曾说过：“在战后的上海，我读了《旧约圣经》。圣经

里讲，七个天使吹起喇叭，人类灭绝的大灾难就降临了。当时让我想到的是，那样的灭顶之灾可是比日本战败的情形要更惨烈、更彻底呀。与此相比，眼前日本战败的景象，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5]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武田泰淳的短篇小说《蝮蛇的后裔》与《审判》在写作背景、故事素材、人物设定上存在一脉相承的连贯性并不无道理。相对于《审判》的主人公“杉”而言，《蝮蛇的后裔》的主人公“杉”作为战后滞留上海的日本青年，在生活态度上明显变得平和起来；后一个“杉”已然从《审判》中“杉”在听闻日本战犯被中国国民政府审判或枪决等消息时惶恐不安之情绪，转变为“想要活下去也许并没有那么难”^[6]的心理上；这句台词作为武田泰淳小说《蝮蛇的后裔》的开篇语，是作家借主人公“杉”之口流露出日本青年侨民“杉”面对日本战败结局略显颓废并百无聊赖的真实情绪。武田泰淳这种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也引发战后许多日本文学评论家在探究日本人败战心理时，作为他们反复提及的典型文学范本。实际上，想要解释两部小说主人公“杉”的心理和情绪变化并非无据可考。因为在武田泰淳与古林尚的谈话中，他很明确地说：“在那之前，我写过一篇评传叫《司马迁》。司马迁的思想核心就是在反复强调必将灭亡的理论，任何系统、组织、团体都必将消亡，只有人类本身仍将持续……无论王朝的更替，还是家族的浮沉，司马迁这种思维方式与《圣经》‘启示录’的思想惊人的一致。因此，无论人们怎样地喧嚣吵嚷，我都能做到安之若素。我记得那时自己和堀田善卫聊天的时候，就慨叹过：‘东方曾有个名曰日本的国家，即便如此于我也毫不相